

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好转，但线下健身产业“暖春”未至——

线下健身复工谨慎前行

本报记者 李元浩

“在家宅了快两个月，特别想到健身房运动一下，没想到过来一看还是没开门。”站在山猫健身房门口，面对“疫情期间暂停营业”的提示，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双桥社区的王蕊显得有些无奈：“听说北京已经开始逐步开放健身房了，也不知道健身房什么时候能重新营业……”

上周，北京市体育局正式发布《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室外体育健身场所开放防控指引》的通知，推动全市室外体育健身场所稳妥有序开放。

这是疫情发生以后，北京首次对室外健身场所开放亮出“绿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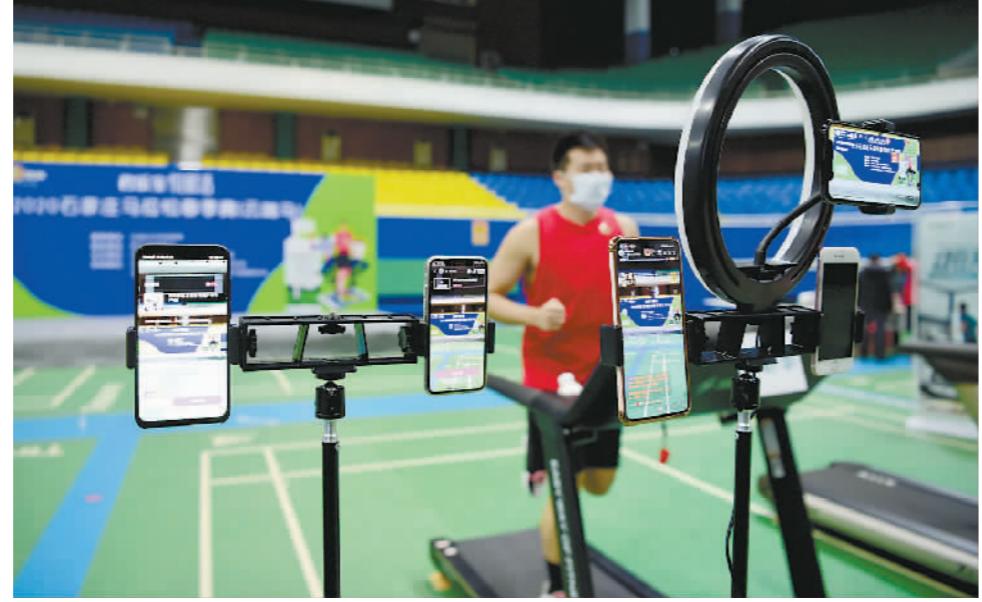
在随后采访公共体育场馆、公园和社区全民健身场所、健身房等线下健身场地的过程中，《工人日报》记者了解到，虽然有相关政策和规范作指引，但包括北京在内的国内线下健身产业，在复工复产过程中依然面临不少困难，只能在摸索中谨慎前行。

记者实地探访或致电地坛、东单、常营等几个体育公园，以及奥体中心等专业体育场馆，得到的答复是：确实收到了可以开放的通知，但具体开放时间、范围和方式还有待确认。

“我们已经上报了准备开放的方案，还在等待相关部门的批准”，奥森南园体育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目前北京市内确有少数经营性体育健身场地已经开放，但具体管理措施有所不同。

例如位于北五环的仰山公园足球场便采取了预约、限流、测温进场等措施，保证疫情期间的健身安全。



4月12日，在河北体育馆开幕式的现场，健身教练通过直播设备线上带领网上参赛选手进行赛前热身。当日，2020石家庄马拉松春季赛（云端马）线上开幕式在河北体育馆举行。此次赛事于4月3日开启报名，持续到4月19日结束。疫情期间，比赛采用线上方式进行，参赛者使用任意可记录跑步数据的应用程序（APP）完成比赛，并上传成绩截图。新华社发（张晓峰 摄）

近年来，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园和社区修建或完善了全民健身场地（路径）。

随着首都室外健身场馆的有序开放，这些承载着大量健身人流的场地开放和运行情况又如何呢？

记者在位于北京台湖的东石郊野公园看到，这里建有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滑板等设施齐备的健身场地，但从1月底至今，仅有网球场、健身步道和滑板等场地对外开放，足球和篮球场地均处于封闭状态。

“这里的体育设施都是免费开放的，但疫情期间暂时关闭了有身体对抗和接触的足球、篮球等场地。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可以开放的通知，因此市民们还不能进场打球。”一位东石公园健身场地管理人员告诉记者。

相对于体育场、公园健身场地等室外健身场所，健身房等室内健身场所的开放则更为谨慎。

根据《2018—2019 健身行业白皮书》显示，北京健身房区域分布高度集中，截至

2019年底，北京健身俱乐部数量约为1400家，健身休闲领域企业收入占北京市体育服务业总收入的近95%。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已恢复运营的寥寥无几，仅有一些小型的健身私教工作室开门迎客。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北京少数复工的健身房只能为会员提供最基本的服务，例如器械区、力量区、更衣区等，游泳池、沐浴区和团课项目等均未开启。

“顾客到门店健身需要预约，到店后要测温和出示健康码，每人每次训练时长不超过90分钟……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在特殊时期更好保障大家的安全。”位于朝阳区的某健身俱乐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国内线下健身产业在逐步有序恢复的同时，也面临着很多不确定因素的考验。

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于3月底发出通知，表示马拉松等人群聚集性体育活动暂不恢复。在此大背景下，北京、上海、杭州等国内大中城市，也先后出台了公共健身场所有序开放的管理细则。

不少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均表示，虽然国内线下健身产业正在努力寻求“化危为机”的方法与途径，但整体行业复苏尚需时间，也需要更多相关政策和措施的保驾护航。

“与踢球、跑步等线下健身相比，线上健身还是缺乏体验感，难以达到最佳锻炼效果”，首都体育学院教授李相如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只有在严格疫情防控前提下，加强健身产业复工复产的‘智控’，进一步研究和出台相应的复工指南，为科学有序复工提供依据，才能有效促进健身产业稳步复苏。”

巴赫：决定奥运延期不能“凭直觉”

新华社柏林4月13日电（记者刘旸）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日前接受德国《世界报》采访时表示，不能接受舆论关于国际奥委会拖延决定东京奥运会改期的指控和批评。奥运会延期的决定不能凭直觉，这会毁掉全世界运动员的奥运梦想。

巴赫12日接受《世界报》采访，针对目前部分舆论批评国际奥委会在东京奥运会延期决定上犹豫不决，缺乏建议和透明性等问题做出回应。

他说：“处在这样情形之下，作为肩负重任的人，不能凭直觉做决定。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指控和批评，不能在很短时间内做出奥运会改期这样的决定，这会毁掉全世界运动员的奥运梦想。这不是运动员希望看到的情形。”

巴赫表示：“当前重中之重仍是努力控制疫情，保证运动员和奥运会参与人员的健康，这是我们未来做进一步决定的基础。从东道主角度看，东京奥运会延期至2022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对东京奥组委和日本都是极其庞大复杂的挑战。”

受疫情影响，目前兴奋剂检测工作陷入停滞。巴赫表示，无须担心因此造成竞赛不公平。“没有人能确保服用禁药不会被查到，反兴奋剂工作所采取的措施会产生效力。”



贵阳：学生备考忙

4月10日，贵州省贵阳市第十五中学初三年级的学生进行体育模拟测试。贵州省贵阳市初三、高三年级学生自3月16日返校复课以来，积极备战中考和高考。新华社发（赵松 摄）

G 体谈

C罗的“挑战”

从北京时间4月10日开始，为应对葡萄牙球星C罗发起的“卷腹网络挑战”，众多球星纷纷参与其中。据悉，C罗在发起挑战时的“标准”是45秒内重复卷腹动作142次。他的国家队队友、现效力于曼联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45秒内做了117次。今年已年满42岁的前切尔西球星德罗巴已退役多年，仍在45秒内完成122次卷腹，展现了出众的身体素质。

点评：疫情导致绝大多数足球赛事停摆，使得众多绿茵球星也加入到居家健身的行列。除了C罗的卷腹挑战，此前梅西曾参与颠球纸巾挑战，伊布和博格巴则通过网络PK颠球技艺……体育明星热衷网络对抗，兼具自身锻炼和娱乐大众的双重功效，何乐而不为。

田联的“保护”

北京时间4月11日，世界田联在官网宣布，今年8月8日至9日将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田径锦标赛的保护窗口期。世界田联表示，设置窗口期的目的，是为运动员提供一个不与其他赛事发生冲突的比赛机会。世界田联鼓励各会员协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利用此窗口期举行全国锦标赛。

点评：受到疫情影响，世界田联暂停了8月前的所有赛事，但并未放弃重启赛事的努力。根据世界田联的最新规划，他们将尝试从今年8月初至10月，呈现一个涵盖多项国际赛事的室外赛季，最终的赛程安排将在4月底公布。在东京奥运会推迟到明年举行后，田径运动员确实需要更多比赛机会来保持状态。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巴萨的“宫斗”

北京时间4月12日，喧嚣了一周多时间的巴萨俱乐部高层重组终于告一段落——随着包括两名副主席在内的6名高层离职，巴萨管理团队的其余13人表示将继续与现任主席巴托梅乌紧密合作。巴托梅乌宣布董事会将很快增补新成员，俱乐部工作也将重回正轨。

点评：被媒体戏称为“宫斗”的巴萨俱乐部管理层“内讧”由来已久，曾一度被视为主席接班人的副主席鲁索，与现任主席巴托梅乌逐渐产生分歧，最终矛盾激化分道扬镳。近几个月以来，随着一线队成绩的起伏，巴萨俱乐部管理层饱受质疑，历来强势的巴托梅乌深陷信任危机。由于巴萨将在今年迎来俱乐部主席大选，这家百年豪门的权力斗争有可能愈演愈烈。

圣火的“秘密”



这是4月1日在圣火交接仪式上拍摄的东京奥运会圣火火种灯。新华社发（东京奥组委供图）

北京时间4月13日，东京奥组委表示，原计划于福岛进行的奥运圣火展览被紧急叫停后，东京奥运会圣火现已封存。对于奥运圣火保存方式和地点，东京奥组委称为“绝密”。据悉，按照国际奥委会相关规定，已点燃的奥运圣火在当届奥运会闭幕之前不能熄灭。

点评：东京奥运会因为疫情无奈推迟，但奥运圣火不会熄灭，奥林匹克精神也不会在困难面前消亡。在全球“战疫”的特殊时期，将在奥运会揭幕前一直熊熊燃烧的奥运圣火，会激励那些力争在东京奥运赛场突破自我的运动健儿坚持备战，更会将奥林匹克的光荣与梦想保持发扬。（巴人 辑）

G 声音

刘颖余

“你未痊愈，我不敢老。”

2008年北京奥运会，33岁的丘索维金娜凭着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动作摘得一枚跳马银牌，也留下了这一句催人泪下的话。

当年，为了替患白血病的儿子治病，丘索维金娜离开自己的祖国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德国征战。

她的举动当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为了儿子，这位身高1.53米体重44公斤的女子不管不顾。“对我来说，儿子就是我全部的生命。只要他还生病，我就一直坚持下去。他就是我的动力。”

说这些话的时候，丘索维金娜不只是一名运动员，更是一个平凡的母亲。

如今，12年过去了，丘索维金娜的儿子已经痊愈。但让人诧异的是，她依然征战在体操赛场上，似乎依然“不敢老”。

去年体操世锦赛，丘索维金娜不仅参赛，而且还将44岁的高龄，一口气报了4个项目。其中，只有强项跳马获得了14.083分，其他三项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失误，平衡木还出现了掉木。

虽然成绩不理想，但她始终笑意盈盈，也总会收获全场观众慷慨的掌声和鼓励。

和比自己儿子年龄还要小的姑娘们一起比赛，并不影响丘索维金娜的心情。

去年5月，丘索维金娜参加在中国举行的国际体联体操世界杯挑战赛，赛后她在社交媒体上发了张现场照片，但她单手叉腰，配文赫然两个字：很美。

在这个年轻就是硬道理的赛场，她依然不忘绽放着自己的美丽。

而最近，丘索维金娜在社交媒体上又发了一张照片，是她和家人们的合影。配文为：“照顾好自己和你爱的人们。”

照片里，丘索维金娜脖子上的项链吊坠为奥运五环造型。她以这样独有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于第8次参加奥运会的渴望。

面对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的挑战，有人彷徨，有人退缩。但45岁的丘索维金娜却不为所动，“我原计划在今年奥运会结束之后退役，这个意思我不准备改变，将在体操场上多留一个赛季。我会继续训练，以便参加这届奥运会！”

目前，丘索维金娜和队友们住在一个宾馆里，宾馆里有训练厅，他们仍在备战奥运会。

按理，儿子痊愈，丘索维金娜急流勇退乃顺理成章——事实上，2012年伦敦奥运会后，她也一度退役，但对体操的热爱和母爱一样，已融入了她的血液中，她又很快复出，并参加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

“每一次比赛对我来说都是一次享受体操的过程，体操可以给我带来快乐，我希望通过比赛把体操的美感带给大家。”丘索维金娜如此解释自己对体操的热爱和坚持。

她甚至认为，像她这个年纪继续练习体操一点也不难。“因为我爱体操，爱我的工作，就像你们每个人一样，热爱工作，享受工作，就能把这件事做好。”

除了对体操的爱，丘索维金娜还想为乌兹别克斯坦，为家乡拿一块奥运金牌。尽管她知道这很难，但她想努力一下，以告诉世人，“我并没有忘记故乡。”

要知道，当初为了拿到自己被拖欠的奖金，以给儿子治病，她甚至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写过信。但时过境迁，她选择了与过去和解。

这就是丘索维金娜。她是一个有情有义、爱心满满的女人，对儿子的爱，对家人的爱，对体操的爱，对祖国和家乡的爱，让她始终像个小马达一样，保持着充沛的能量，走过四季，走过青春，走过一个又一个的奥运赛场。

岁月大抵会很宽容、优待有爱的人。是爱，让45岁的丘索维金娜如今还能和年轻人并肩站在赛场。

爱，才是无可替代的“不老药”。

爱，一个人人都会说的词，一个听起来就很美的词。但真正的爱，绝没有人们说的那样甜腻。付诸行动的爱是责任，是付出，是忍辱负重，是高度的自律。

丘索维金娜每每说起自己的坚持，听起来都云淡风轻，但背后付出多少也许只有她才清楚。

北京奥运会冠军邓琳琳就认为，像丘索维金娜这个年纪还能保持较好的比赛状态，甚至还发展难度，一定是保持了高度自律，包括饮食方面都会相当节制。对此，邓琳琳说她“佩服得五体投地”。

一个能让奥运冠军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是勇者中的勇者，强者中的强者。我们都等不及看一个46岁女子在奥运赛场坚定而矫健的身影了。

爱是「不老药」

海南三亚：有序推进亚沙会相关设施建设



近日，记者从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以下简称“亚沙会”）组委会获悉，位于三亚国际体育产业园内的体育场和亚沙村进场工人2500余名，满负荷施工生产，并将在9月30日完工交付。第六届亚沙会将于2020年11月28日至12月6日在三亚举行。

图为4月9日，工人在三亚国际体育产业园内的体育场施工。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足坛降薪已成共识 实施细则有待协商

本报记者 刘兵

上周中，中国足协召集各级职业联赛俱乐部代表召开视频会议，共同协商疫情期间俱乐部减薪问题。

最终，中超、中甲及中乙三级职业足球俱乐部代表原则上一致同意：俱乐部和球员在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实行全队统一标准的合理减薪。

根据中国足协随后发布的通报显示，中超等三级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减薪周期，从2020年3月1日至2020赛季联赛开赛日，具体的减薪方案指导意见将由中国足协组织职业俱乐部、球员、教练员代表及法律专业人士在内的工作组制订并公布。

自疫情发生以来，大量体育赛事尤其是职业足球赛事停摆，职业足坛遭遇前所未有的经营危机，俱乐部和球员降薪成为焦点。

足球职业化程度最高的欧洲足坛，率先成为降薪“试点”。

意甲联赛官方宣布，意甲球队一致决定减薪，成为欧洲五大联赛中首个一致决定降低薪金的联赛。

欧洲之外，亚洲足坛如韩国足协、泰国足协、越南足协等都已表态要施行减薪。

联赛停摆期间是否降薪，同样成为中国足坛的热门议题。

近年来中超联赛的整体投入一直保持高位运行，无论是外援还是国内球员，其薪资均大幅提升。

有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中超球员人均年薪超过120万美元，在世界足坛高居第6位，甚至超过位列欧洲五大联赛的意甲。

然而，中超联赛持续走高的薪资支出，并未与联赛水平尤其是中国足球国字号球

队表现成正比。

更令人担忧的是，不断提升的球员薪酬进一步拉大了联赛“贫富差距”，极不利于中超等职业联赛的长期健康发展。因此，随着疫情使得联赛停摆，国内足坛纷纷呼吁职业俱乐部也要合理降薪。

“疫情期间联赛暂停，俱乐部经营明显受影响。球员们此时应该做出一定让步，酌情降薪，与俱乐部共渡难关。”有俱乐部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不过，由于减薪涉及各方利益，遇到的具体问题还比较多，因此在上周举行的职业联赛俱乐部会议上并没有推出执行细则。

有分析认为，无论降薪多少，球队内部的公平性将是极为必要的前提。

如果各俱乐部不征询球员意见，直接强制降薪，不仅涉嫌违反合同，也势必会影响球员情绪和球队士气。

因此，足协公告中所说的“俱乐部和球员充分协商”变得非常重要。

此外，目前中超、中甲、中乙三级职业联赛薪资水平差距较大，部分中超外援的年薪数万元，普通本土球员的年薪也超过千万元，而中甲、中乙俱乐部主力球员年薪则是从数十万元到数百万元不等。

其中，年轻球员的薪资水平普遍更低。同一年级别但不同